

港九枪声

江萍

花城出版社

港九枪声

江 萍

花 城 出 版 社

港九枪声

江 萍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疾 疫 学 院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8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90,000字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1,000册

书号 10261·53 定价 0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1941年冬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。我留港的一大批著名作家、学者以及新闻记者等进步文化人士，未能及时撤出。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伪汉奸，派出密探，四出搜捕这些文化人。他们处境十分窘迫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。我活跃在广东敌后的东江抗日游击队，遵照党中央的指示，及时派出一支武工队，由战斗英雄、神枪手刘黑仔率领，深入香港九龙敌占区，在当地党的协助下，历尽千艰万险，终于把他们营救脱险，安全抵达东江游击区。这一事件，曾经轰动中外，至今尚为人们称道，成为革命历史的佳话。

本书就是根据上述事件，经过作者的艺术概括、提炼加工创作而成的。自然，艺术作品不同于历史事实，它结构严谨，故事更加集中，情节生动曲折，富于传奇色彩。其中乔装日军少佐，智俘蒋帮特派员，套取黑名单，只身闯虎穴——王公馆，巧骗黑社会流氓头子王九天，以及用调虎离山之计，抢救周夏文出狱等等章节，情景逼真，一环紧扣一环，惊心动魄，扣人心弦。主人公短枪队长刘刚和巾英雄果敢的形象，也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

序

吴有恒

战争年代，江萍在东江纵队，曾与战斗英雄短枪队长刘黑仔同事。刘黑仔牺牲了，江萍常常怀念，他写过《刘黑仔》，记录了这位战斗英雄的故事；又以这为素材，写话剧《过江龙》，写小说《港九枪声》。江萍的文字较为粗糙，然而他有生活经验，知道短枪队长其人，熟悉那种战斗生活，他所写的人民武装斗争有地方特点，人物有地方特点，他写的，确是活动于香港九龙市区的抗日游击队队长及其队伍。读江萍的书，人们会觉得：原来，这地方曾经有过这样的人和事。

小说不是历史。江萍的《港九枪声》，不是真人真事，只不过略为近似罢了。在我国，南方人民坚持人民武装斗争时间最长。最早发动武装斗争，最后获得解放，该有几多英雄事迹好写啊！可惜的是，直至于今，写了出来的却少。人们心理有点不正常，怕多讲当地的革命斗争故事会犯什么禁忌。这也难怪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祸国之时，是有这种禁忌的。那时，讲革命斗争故事就算犯罪，何况讲的是地方的故事？江萍写的这书，搁了二十余年，到现在才出版，这也

是遇过阻滞，还未是百花齐放的气候。

我喜欢《港九枪声》，大概也因为我是当地人之故吧？我在发生这故事的当地活动过。一九三八年冬，日本侵略军初侵占了广九路沿线，溃败的国民党兵有将枪扔在深圳河，人逃往香港九龙地界去的，而我则于此时同七十余个无愧于作为中国人的港澳同胞，越过边界回到内地；我们从深圳河里捞起七十余支枪，组织成一支抗日游击队。由此可见，我对于江萍所写的故事感到亲切，是有来由的。我熟悉那地方，甚至也熟悉那些人物。战争残酷，事隔四十余年，昔日同我一起的那些伙伴们，至今尚在人世的，已数不出还有哪几个了。我也怀念战友，象江萍怀念他的战友那样。我带着怀旧之情读了江萍的书，感到有所不足。生活上的短枪队长是个小学教师，但又的确是个英勇善战的短枪队长。学校教师当短枪队长，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人民武装斗争的一个地方特点吧？这应该多作了几许文章？江萍写得太简单了。

将来，《港九枪声》这类故事，会写成更好的小说的。我期待有更多的革命历史小说，反映我们这地方的革命历史。百花齐放！

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

目 录

序	吴有恒
一 受命进港	1
二 路上擒敌	10
三 迟到一步	27
四 审俘定计	44
五 虎穴探情	67
六 棋高一着	94
七 调虎离山	114
八 妈妈殉国	123
九 朝霞满天	140

一 受命进港

1941年冬天，沉重的阴霾和太平洋战争的硝烟交织在一起，笼罩着南中国海的上空。香港沦陷了，联络香港和广州的大动脉——广九铁路，碉楼林立，岗哨森严。可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昨天晚上，广九铁路线上的一个据点又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拔掉了，驻在这里一个排的伪军，战斗不到半个小时，就把三八大盖和歪把子机枪从碉楼枪眼里扔出来，竖起了白旗，全部做了俘虏。

陈山是游击队里的大个子，昨晚他领着短枪队最先冲进敌人的营房，缴获一大批武器。他最喜欢那支德国制造的“鲍鱼牌”快慢制驳壳枪。这枪比他现在用的那支“方砖牌”强多了。在战斗结束上缴战利品时，他曾向刘刚队长提出要换这一支枪。可是今天一早，听说那枪已经分配给林国柱了。陈山知道国柱原来是用一支残旧左轮，来复线都磨滑了，比他更需要换支好枪，所以也不好去跟他争了。但是陈山还是想去找林国柱，一来表示祝贺，二来也是顺便再看看那支“鲍鱼牌”的驳壳枪。

陈山一边想，便信步走进林国柱的营房，正要扬声呼唤国柱开开玩笑，忽然村边传来砰砰几响清脆的驳壳枪声，他

回过身来就往外跑。奇怪！站岗战士完全没有半点紧张气色；再一听，部队又无集合哨音。整个营地对驳壳枪声也毫无反应，肯定不是发生情况，可为什么有枪声呢？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谁在打枪？”陈山问哨兵。

“是林国柱他们试驳壳枪，班长早就通知过了。”哨兵说。刚才值日班长到各班通知试枪时，恰巧陈山不在营房。

“他们在哪儿试枪？”

“你听，在村口嘛！”

这时又传来砰砰两声枪响，陈山侧着耳朵辨了辨方向，就径直往村口跑去了。

村口，有一棵很大很大的古老榕树。人们最喜欢在这棵枝叶茂盛，四季常青的古榕树下乘凉小憩。离榕树不远，有一堵被日本飞机炸塌了的一间大屋留下的半壁砖墙。宣传队的同志，在墙上写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大字标语。林国柱和几个战士正站在榕荫底下，对着那堵墙上的标语射击。

“是昨晚我缴来的那支‘鲍鱼牌’吗？”陈山老远就扯起嗓门问林国柱。

“是的。”林国柱说，“这枪有驳壳套，刘队长分配给我。”

“要驳壳套有个屁用！”陈山说，“带那家伙碍手碍脚，出枪慢。喂，能打快打慢吗？”

“当然能。”

“给我试试。”陈山央求道。

“要用你的子弹！”

“风吹皇帝闹孤寒，下次打仗我缴几箱子弹给你！”陈山说着，一把夺过枪来就要射击。

“你別開快擊！”林國柱按住了槍，要陳山扭動旋擊，免得他放快擊一下打完槍里的子彈。

“行。”陳山說，“我打點放！”

陳山校正慢擊，仔細瞄準標語中的“日”字中心，食指輕輕扣動扳機，“啪”的一槍打個正着。再扣，槍不响了。他以為是槍膛撞針發生毛病，拉開一看，嘿，原來槍里沒子彈了。

“哼，只剩一顆子彈，還怕我開快擊呢！”陳山啼笑皆非地罵了一聲，隨手從自己身上抽出一排子彈裝進槍里。

“開快擊，開快擊！”

戰士們在一旁嚷着。陳山推了一顆子彈上膛，扭好旋擊，擺開架式，問道：“打什麼地方？”

“打牆上突出的紅磚！”

“打標語，一字一槍！”

“打鳥窩，那榕樹頂上有个鳥窩。”

有人指這，有人說那，吵吵嚷嚷，陳山的眼睛瞄來瞄去，好久都沒選定目標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人悄聲來到榕樹腳下，戰士們也沒發覺。他廿七八歲年紀，身材不矮不高，紅潤的皮膚稍帶有點兒黑，一對濃眉下藏着的那雙機靈的眼睛閃閃發亮。此刻他一聲不哼，立在榕樹下，看着戰士在練習射擊。

陳山終於下定心了，他要打那牆上的標語，宣布一槍打一個字。

他猛地扣响了快擊，一氣打了十槍。但是，除有兩槍挨着字邊命中外，其餘所有彈痕，都偏高了很多。

“好！都打中牆了！”

“看来你打飞机还有点本事哩！”

陈山被大伙的喝倒彩讥笑得脸红耳赤，却倔着脖子不服气地说：“这枪不好使嘛！”

“鬼话！”一个响亮的声音从榕树下飘了过来，战士们回眸一看，不禁叫了起来：“刘刚队长来了！”人们呼地拥了上去。

原来那个站在榕树下的便是短枪队长刘刚。他拉开大步走到陈山跟前，有点责备地说：“拉屎不出怨地硬。象你这样打枪，倒不如烧串鞭炮吓唬敌人呢！”

“刘队长，这快撃难打，不知该怎么练？”林国柱也觉得为难地问。

战士们都围住刘刚，七嘴八舌地要他教大家使用驳壳枪。小钟特别积极，他从陈山手上夺过那支驳壳枪，上满子弹送给刘刚：

“刘队长，你就打给我们看看吧！”

刘刚接过枪，拉开了枪栓，推了一颗子弹上膛，然后关上保险，从从容容地说：“使用驳壳、左轮一类短枪，总是接近敌人拚命的时候打的，必须打得准。怎样才能打得准呢？简单说来，就是心定、眼定和手定。心定，是不会由于自己生命受到威胁而紧张；心定，才能果断、快捷；而且只有心定，才有眼定和手定，做到得心应手地把枪打准。”

刘刚讲解，战士们听得频频点头。但小钟觉得听大道理，总不如看实际的表演。他跟刘刚一起参加战斗不只一次，却很少看到刘刚打枪。同志们说刘队长的枪法如神，究竟神到怎么样呢？他想趁这机会看个清楚，就再三催促说：

“刘队长，你给我们示个范吧，这会比讲解容易学习！”

“好吧。打标语吗？”刘刚说着，站出人丛，看了一眼三十步外那堵破壁上的标语。扭开枪上保险，转过身背着那幅标语走了几步，突然翻身扬手。

“砰砰砰砰……”枪声响过，壁上不多不少，刚好中了八枪，前七发子弹每发都命中一个字的中心，只有最后一枪打得稍为偏高了点，命中“日本帝国主义”的“义”字头顶两点之间。

“哗！”大家不禁都伸出舌头，齐声赞叹。

刘刚把枪抹了几抹，不满意地说：“这字写得米斗大，而且又是静止不动的，当然容易打中。我小时候见我那个坏蛋舅舅练枪，能打灭点燃的香火呢！”

“是香港那王九天吗？”陈山插嘴问道。

“就是他。”刘刚说，“抗战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团长，广州沦陷以后到香港当流氓头，现在是个大汉奸。”

正说着，短枪队的小鬼、通信员赵少康挤了进来，边抹着头上的汗水，边喘着气，向刘刚喊了一声：“报告。”他是今天一早，刘刚派他送信到司令部，现在刚回来的。

“有信吗？”刘刚问。

“没有。”赵少康说，“政委叫你去他那里一趟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马上去，说有紧急任务。”

刘刚把枪交给林国柱，又嘱咐陈山几句，回头对赵少康说：“喝口水，喘下气，马上就走。”刘刚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，在游击队里是出名的。

见过政委，已经是下半夜了。往回走的时候，赵少康的眼，实在不听使唤了，他使劲揉自己的眼皮，但瞌睡虫却老是不愿离开他，迷迷糊糊，半睡半醒地走着。突然，一脚踩到坑沟里，“叭”的一声，差点摔到沟里去。

“嘿！你这家伙想游泳啦！”刘刚说着，伸手把他拉住，替他抹掉身上的泥水。

“要睁开眼睛走路！”刘刚又说，“哪，黑的是泥，白的是路，发光的是水嘛。你打了几年游击，连这么几句行军口诀都不懂得！”

“我刚才眼花了，看不清楚。”小鬼经队长这么一训，于是又振作起精神重新赶路。

夜是那么宁静，没有唧唧的虫声，没有啾啾的鸟叫，连树叶也不飘动。惟有两个夜行者彳亍于子的脚步声。

刘刚的心是不平静的，刚才政委对他交代任务的声音仍然在他的耳边响着：“你们短枪队的任务，是抢救留在香港的文化人。这批进步文化人，曾在桂林、重庆遭受国民党的迫害，不得不转移到香港去。现在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，日寇侵占了香港，处境十分危险。这批文化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，党中央十分重视，要求我们迅速行动，尽快把他们抢救出来。”

政委还告诉刘刚，上级党组织已派特派员到香港主持这一工作，市内也有“游击之友”负责联络，配合行动。短枪队到香港的具体行动是打击敌特汉奸，保护文化人员安全离开香港。

接受这样的一项任务，刘刚感到光荣，同时也感到担子

沉重。香港这座城市，他小时候曾在那里生活过，见过各色人种，熟悉各条街道，各个轮渡码头，以及风土人情，带领武装去活动是不难的。但是，这次的任务不是去侦察一下敌情，抓个把舌头或者铲除几个汉奸，破坏一些敌人的军事设施之类的纯军事行动，而是保护一大批文化人无一损伤地离开香港，要和日寇刀对刀、枪对枪地干，还要提防国民党特务和黑社会势力，情况要复杂、艰巨得多。从内心说，危险他倒不怕。参加革命后，出生入死，不知参与过多少次激烈的战斗，经历过多少惊心动魄的场面。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两种看法：一种是父母养育成的躯体，顶多能活一百几十年，最终总要停止呼吸、化为泥土；另一种是党所培养的、艰苦的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政治生命，这种生命为一个崇高、美丽的理想所激励、鼓舞，他愿意为实现这个理想——共产主义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不屈不挠地英勇战斗。而这种生命是永生不灭的。现在，刘刚担心的，并不是香港这地方的情况复杂、危险，而是怎样才能百分之百地完成党交给的这个特殊任务。

不知道是由于兴奋，还是由于赶路走得太急，刘刚浑身热呼呼的，额上冒出了汗珠。他解开胸前的衣扣，那支插在腰带上的驳壳枪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发出闪闪的寒光。

提起刘刚的驳壳枪，还有一段故事。1938年的十月，刘刚参加共产党不到十天，日本鬼子就在他的家乡惠阳地区登陆了。一天晚上，他已经解衣就寝了。突然传来“笃笃，笃——”的叩门声，啊，是联络暗号！刘刚急忙翻身起来，打开门一看，党支部书记钟为民一手倒提着一支驳壳枪，一手

捂着被鲜血染红了的前胸，倚靠在门角。啊！他受伤了。刘刚赶忙把钟为民扶进屋里，小心地为他包扎伤口。但是，钟为民的伤势很重，流血过多，到了下半夜就停止了呼吸。去世前，他把枪交给刘刚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我……不行了，这……枪交给你，……革……命……到底！”刘刚无比悲痛，他掩埋了亲爱的战友之后，不久便带着这支驳壳枪参加了党领导的港九抗日游击队，这支驳壳枪跟随他建立了不少战功。

有一天，刘刚走在路上，看见一个日本鬼子在追逐一个姑娘。那个姑娘跑得飞快，鬼子追赶不上，就举枪瞄准，要射杀她。刘刚眼急手快拔出枪来就打。“砰砰”两声，鬼子倒下去了，姑娘得救，非常感激刘刚，攀谈起来，才知她原是来游击队里送情报的交通员，名字叫做“巾英”。

事隔不久，刘刚又在司令部的一次干部会上见到巾英。两人坐在一起，巾英说她经常往返于敌占区，很想有支短枪自卫，恳求刘刚为她弄支好枪。刘刚觉得她的要求是合理的，当时曾经爽快地答应过她。但这以后，刘刚却没机会再见巾英了。啊，多好的一个姑娘呀！胖圆圆的脸，两只眸子黑溜溜的，一眼看去，英姿勃发，又健又美，她给刘刚的印象是深刻的。

“难道是她？”刘刚一边走路，一边猜度着政委要他到香港后找的联系入，也恰巧是这个名字。

“不，”他又马上否定了，“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而且政委说的‘巾英’只是一个联络代号。”

尽管刘刚不大相信到香港后会看到巾英，但他心里确实很想见到她。他记得这位姑娘性情爽朗，机敏灵活，在敌人

封锁线上来来往往，胆色非凡，不正是当今时代的“巾帼英雄”吗？

走着想着，想着走着，当他收紧思想的“缰绳”时，已经和赵少康回到短枪队的营房了。

同志们都睡得又香又甜，只有陈山带班放哨来回走着，他见刘刚两人匆匆回来，就估计到有重大军事行动了。

“什么任务？”陈山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到香港去。”刘刚爽直回答。

“呵！什么时候起程？”陈山有点出乎意料。

“马上出发！”刘刚发出命令，“叫同志们起床！”他说得那么坚决有力，不容任何置疑。

半小时后，短枪队的同志便已经离开驻地，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。他们一个紧跟一个，不断地把脚步踏向黎明。

“我们到香港去，很可能会碰上王九天那个老混蛋。”

“那正好，让舅舅和外甥对扳手瓜，比个高下！”

“那大坏蛋能够打灭香火，我们刘队长却能打掉他的脑袋！”

同志们在小山窝里休息的时候，大家有说有笑地小声议论着。

二 路上擒敌

扯旗山下的海面，正停泊着几艘杀气腾腾的日本军舰。往日竖起在总督府屋顶上那面“米”字旗，现在看不见了，所有的高楼大厦，只准悬挂那狗皮膏药似的太阳旗。显然，香港这座南海之滨的中国城市，已从英国人的手中转到日本人来统治了。

饥饿、失业、抢劫、凶杀，大街小巷堆满垃圾，马路上血迹斑斑，阴森恐怖，污秽不堪！这就是当时香港的现状。九龙尖沙咀，是个比较热闹的市区，可是，行人寥寥，车辆可数，一切繁华的景象都消失了，人们只能透过满目疮痍，看到那种由侵略者所带来的浩劫。

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好象它在太平洋上浸洗一个整夜，还没去掉身上的污血，显得血淋淋的，直把大海染得通红。

“报纸！《天演日报》！天冤（演）呀——日报！”

小明拿着一叠报纸叫卖，沿着弥敦道向尖沙咀的方向走来。他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长得眉清目秀，十分机灵。卖报，那只不过是公开的职业，其实散发传单，才是他最乐意于的工作。他的目光四射，左顾右盼，看清附近没有可恶的鬼头，即从衣袋里掏出传单，快手快脚地撒在商店门口。